



雨天炖肉

李 晓

雨中的柳絮把头垂得更低,比平时显得更谦卑。一整座山也在雨中均匀呼吸,乳汁一样纯白的雾在山腰缓缓蠕动着漫上来,感觉是这座山在雨水吸饱了后,畅快吞吐出的气流。

这是春日的雨水,披蓑戴笠的老郭,去屋后把山沟里的雨水引导到山塘中来。老郭刚哼完一曲山歌,放下锄头便对我喊:今天炖肉,这个下雨天,你好好喝上一杯。

周末,我到老郭所住的乡间,用了一个白日的时光,就读完了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我买了好久,在城里阅读时,往往读着读着就走神了,或者是边读边在网上急着刷屏,一本书被切割成无数碎片,留在大脑中也成了一团糨糊。网络时代生怕漏过蛛丝马迹信息的焦虑,在山里被自然屏蔽了,一眼望出去的山,就够把世外喧嚣隔开了。

山,青绿得似在流汗。

老郭6点就起来了,是雨声把他唤醒的。我在凌晨就听见哗哗雨声在青瓦上急促地响起,很快就起了一层屋檐水。老郭如那些久住山里的农人一样,懂得在春雨来临的季节,把山沟里横流的雨水引流到山塘中去,那是一年庄稼的奶汁。山里的老农吴老汉,昨天黄昏望了望天色,就用稳稳的语调说:“雨要来了。”春天有密集的雨,山里人叫春雨发了。大地怀春,雨水绵绵。

老郭是在城里20多年的故交,前几年他在山里租了一处村民闲置的房子,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在山里居住,自己种了村民留下的一亩多土地,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老郭驱车回城时,用袋子装了蔬菜放在我楼下门厅,通常就在微信里给我留下几个字:菜,老地方,记得去拿。

老郭喜欢在雨天炖肉,从城里带来汪曾祺写美食的几本书,晚上坐床头夜读,屋外昆虫唧唧声中,老郭有时从睡梦中嘟囔着醒来,是梦见了书中美食。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下雨了,炖肉去啊。

老郭说:“在雨天炖肉,屋内锅里咕咕咕响,肉香弥漫在屋外水汽氤氲里,沁人心脾。”这是恬静的山居生活中,一幅最写生的画。

老郭开始炖肉了,首先劈柴。是一个老槐树的树桩,树桩上生了一层绿藓。我伸手抓一把,掌上全是树上粗纤维的碎屑。老郭扬起斧头朝树桩劈下,全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水柴,作为炖肉的燃料。柴火灶里,老郭用的还是老铁锅,感觉铁锅上浸透着农人家在年年岁岁的青烟缭绕中留下的食物沉香。老郭从房屋檐下取下一块悬挂的腊肉来,在热水里洗净烟灰色,金黄油亮的腊肉切成小坨,放入铁锅里加上花椒、姜粒、橘皮翻炒,再从石缸里舀出山泉水盛进肉中,起初用大火煮沸,而后用小火慢煨。烧大火用柴块,那柴块在灶里燃得欢腾,熊熊燃烧中突然发出一声巨响,老郭惊叹,这是不是惊动了树魂啊。用小火时,老郭改用秸秆,小火温温地舔着锅底,竹锅盖上水汽氤氲,满屋肉香从门窗窗出,从屋顶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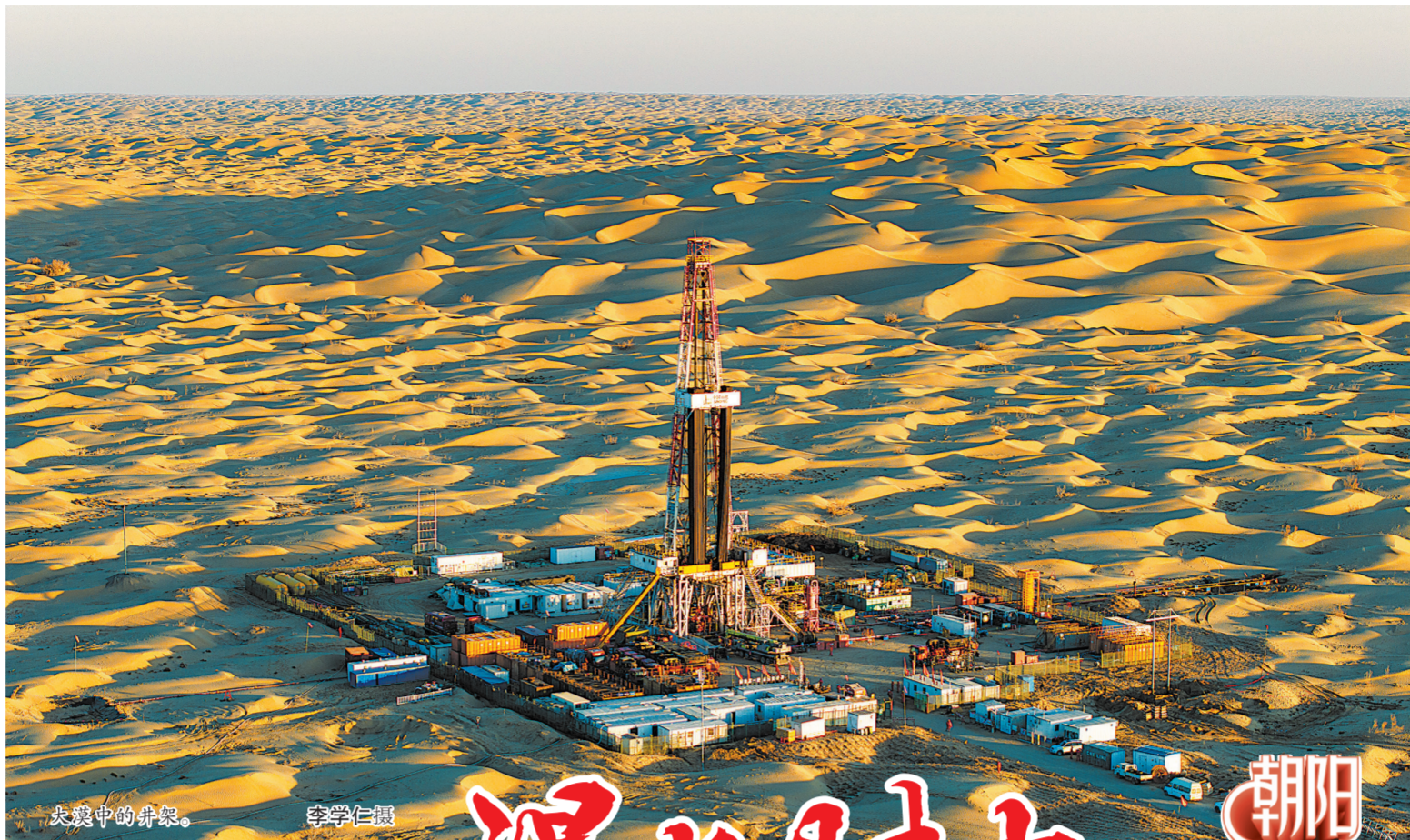
中午时分,老郭从一个坛子里倒出桑葚酒,是他去年采集的桑葚,用当地高粱酒泡的,酒色呈紫,一口喝下,微甜爽口中有陈酒之香。

外面还飘着雨,老郭同我边吃边喝,喝下一碗肉汤,微微发热中,一个囧打响了,感觉是从体内五脏六腑中发出来的肉香。

老郭又给我盛了一碗肉汤,说:“你多吃点,多吃点,免得回城了还惦记着。”老郭就是这样一个憨实之人,与我交往这么多年,平时寡言,却是个心细的人。我埋头喝着汤,他问:“你现在还订了《收获》《当代》杂志?”我点点头。我说,我到邮局统计了一下,我住的这座城市,还有三十个人在订这两本纯文学杂志。老郭一声长叹,你真真是个老文青啊。

回城,灯影中雨水还显迷离,想起在深山里,还有一个故友会在雨中炖肉等着我,顿觉满城灯光可亲可爱地摇曳起来。

(作者来自中燃公司)



戈壁中的井架。李学仁摄

三角地的

漫长时光



遇见·石化之美

张迎亚

清晨,新疆的天终于从漆黑中透出了第一层最为深沉的藏青色,三角地的“清晨早餐铺”里却早已冒出热气。

自助选餐台前的人们踮起脚尖,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餐盘里的馅饼和油条。穿着各色工装的工人们一边吃饼喝汤,一边商量着储罐液位和工程进度。

三角地的忙碌一天,就此开启。

三角地,是人们对新疆轮台县、库车市交界处的一片区域的俗称,因公路防护带在此交会出了一个三角形而得名。20世纪末,因着塔河油田大开发,天南海北的生意人觉得商机,纷纷来此开店,一片功能齐全的小商业区就此兴起。这是方圆数百里的空旷寂寥之中的唯一繁华。各色产业中,出售烤羊排、卤羊蹄、馕坑肉、抓饭等各色美食的店铺占据了重要一席。每当一天的工作画上句号时,石油人便结伴来到三角地改善伙食。

饭后,他们肩扁背返回住处,经常会路过几家烧烤店,灰青色的烟雾袅袅升腾。他们穿过烟雾,说着或清醒或糊涂的话,三角地远未打烊,却因此显得更加寂寥。

三角地云集各色美食,也流淌着石油人的欢乐和忧伤。在难得空闲里,他们有时会忽然意识到,怎么一眨眼,来到三角地竟已这么久了。

中原油田濮东采油厂的蔡鲁琴来到三角地五年半,宿舍里长年放一瓶美加净保湿霜,每天睡前一丝不苟地擦脸保湿,像是对抗三角地的骄阳和烈风的一种仪式。

然而,塔河油田一号联合站的扩建工程很快拉开了帷幕,她收起往日的娇柔,投身于这场如火如荼的建设浪潮之中。

每到饭点儿,男同胞们纷纷发扬绅士风度,将施工现场有限的椅子让给女同志,自己端着碗躲到储罐四周的一圈窄窄阴影里,蹲着将饭三下五除二扒拉完。

排污、停泵等甲方指令也纷至沓来。蔡鲁琴每每在领命的第一刻冲向现场,紧握住冬天冰冷、夏天滚烫的阀门,以一次100圈的速度疯狂转动。当抽油机静止的驴头重新开始起伏时,当集输管道中的原油全部流向了它该去的地方时,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后方,一个女工正怎样以柔弱的一己之力,操纵着地层深处汩汩原油的磅礴流淌。

重油岗、外输岗、扩建岗、中控岗……随着塔一联的每一次变化,蔡鲁琴也不断奔赴新岗位,重建新秩序。她再也顾不上擦脸保湿了。

压缩机空冷器的扇叶飞旋不止,将成束的完整日光打得粉碎。看着我在日光下裹得严实的笑,她拍拍我的肩膀,笑了:“当年我刚来时,也像你一样。”

瞬间,我心里暖流涌动,你看着这样一个女工从罐塔深处走来,走入风沙,走上荒原,你哪

知道过往五年她经历了什么,你哪知道她是怎样跨越了岁月的重重关隘,而仍能笑逐颜开。

很多年前,中原油田油气储运中心新疆采油项目部副经理刘士峰初到新疆时,是在吐鲁番下车的。顾不上洗去长途旅行的疲惫,他钻入弥漫着浓重羊膻味的线路车,朝位于三角地的驻地进发。

走着走着,天就亮了;走着走着,天又暗了,那个遥远的目的地,还没抵达。

“快到了,快到了!等你看到火炬的时候,就是到了!”同行的老师傅搬出望梅止渴的套路,安慰着那时还很年轻的刘士峰。

他信以为真,当真正看到火炬时,已是第二天的深夜。踉跄着脚步,走入三角地的稀疏灯火中,满身疲惫的刘士峰感到自己被狠狠捉弄了一把,委屈极了。

“士峰,你去甲方生产科干作业监督!”谁知道,天刚亮,好消息就从天而降,瞬间在一颗年轻的心里无限膨胀。

多么奇妙的境遇!刘士峰简直想象不到,还有怎样的可能性等在前方。

然而,2016年,父亲病危的消息遥遥传来。他花8000块钱雇了一辆面包车,专程把父亲从家乡送到上海医治,却还是没能挽留住迟暮的生命。当满身疲惫地返回新疆时,他第一次想到了离开。

项目部书记极力挽留。最终,刘士峰也真的没走,可心里的那一块,却生生了空了。

就这样,他背负着心中的一块空缺,一次次奔赴井场,开防喷器、确认流程、启阀门、起抽,近乎木然地重复着早已烂熟于心的操作。

他说不清心里的那块空缺是在何时被填满的。或许就是在每次重启抽油机时,那庞然大物由寂然无声到发出隆隆巨响,震动了大漠长空的一刻;或许就是在一套套井口流程在一次次的擦拭下变得无比干净,在阳光中闪烁光芒的那一刻;或许就是在和同事一道巡检一条被冰雪融水“隔断”的管线时,一直和对岸那个熟悉的红点遥遥相望的难忘一刻……终于,在某一时刻,他感到,自己已经离不开日夜夜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和大漠边疆。

我坐在三角地的宁静午后,听刘士峰讲述过往。他讲的,不过是一个石油人无比平常的成长故事,可我却想一直这样坐着,听他讲更多的扎根三角地的漫长时光。

在我们身处三角地的最后一夜,采访团团员阿群一边逗弄着一只名叫“小屁孩”的小土狗,一边和两位项目经理聊着天。新疆的天刚黑,项目部大门口的两盏探照灯遥遥照射而来,将三人的周身都镀上了一圈金边。远处,刚洗完澡的工人穿着趿拉板,拎着在三角地买来的生活用品,悠闲地走回来。

清晨,我们离开了三角地,离开了新疆。当飞机降落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时,天异常蓝,风异常凉,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路边开得绚烂。

夜宿机场附近,飞机起降的隆隆声不断传来,而在几小时前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那些在坚守中日益苍老却又永远年轻的石油人,仍经年累月地站立着,站在三角地的热闹与寂寥里,站在苍莽大漠,站在遥远边疆。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诗歌

炼塔

刘博

也许是海拔不够,须不时踮脚方可加长臂膀
去够那头顶上的日月星辰
洞庭湖畔钢铁锻铸的丛丛春笋
立体装点湖湘大地

三十五年前,我置身于
这片葳蕤的光里

看塔林引蜂蝶,招云彩
白天看,夜间看,从不同角度
一座塔,就是一杆旗
一片塔,纷纷举起飘扬的思绪

“石化蓝”是这里的底色
也是恒久流动着的风景

从五湖四海涌来的人如我
随着潮起潮落,入列,整装

如今,我站在鹤山下
定睛看巍峨炼塔上的旗帜轻轻招展
映照我眼角的细浪,两鬓的白霜
塔林间喧闹的涛声
耳提面命的教诲……
随心旋律,回响

老父早有嘱托
欲来我工作地打一次卡
可我的工号已淡出记忆
这样吧,就在生产基地外围瞧瞧
学着炼塔,也踏起脚尖,提升海拔
手机勤勉,一点不嫌烦
将夙愿反反复复
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
(作者来自湖南石化)

漫忆

钢笔

王姜华

常常做一个梦,梦里的我急切地寻找着,一遍又一遍,可总是找不到想找的东西,最后满头大汗醒来,而梦境却还是那么真实,在脑海里萦绕。

我到底在找什么?每次醒来,我都在苦苦搜索着往日的记忆。偶然听到一首歌:“蒲公英的花我的花,请带我到外婆的家,她是否能感觉到,听得到,我正在祝福啊!小时候不懂你的宠是多么温暖的感动,还记得你给我的第一把木棉牌的吉他,外婆啊。”这首歌就在轻轻哼唱中,触动了我内心最深处记忆。

上三年级时,我在供销社里看到了一支熊猫造型的钢笔,短小可爱,它不光是一支钢笔,还算得上一个玩具,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它。不过标签上价格是六毛一,这是个不小的数目。我想让妈妈给我买,却被拒绝了。我知道和妈妈要钱是没用的,因为那个年代都很拮据,容不得照顾孩子的情绪。

刚走到门口,又被妈妈叫住:“也不许找你姥姥要钱!”

难道就这样放弃?我心不甘,因为那支钢笔已占据了我的心。我苦思冥想,除了自己攒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为此我充分发挥了自己潜在的理财能力,比如把买本子、橡皮的钱省下,本子用背面,橡皮借别人的;理发也省下,任头发疯长。最“幸运”的是家里的一只兔子被狗咬死了,我剪兔毛卖到收购站,得到两毛钱,这是我最大的一笔收入。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有四毛钱了,买钢笔还差两毛一,为此我吃不下,睡不着,甚至盼着狗再咬死一只兔子,可这样的事情最终也没发生。那四毛纸币我天天揣在裤兜里,经常掏出来数一数,真希望数着数着突然多出五分或一毛,那就离“小熊猫”更近了。

姥姥很奇怪我竟然这么有钱,在姥姥印象里我就是“狗窝里留不住剩饭”的孩子。我告诉我,我要攒钱买一支钢笔。姥姥很高兴,表扬我买钢笔要比买小人书好。听见我还在差两毛一,姥姥掏出一个手绢裹成的小包,一层层打开,数了3张一毛钱塞到我手里。我把钱往口袋里一塞,撒丫子朝供销社跑去。

我终于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小熊猫钢笔,不光有钢笔,多余的钱还买了一瓶墨水。这支小熊猫造型的钢笔果然没辜负我的期待,在同学面前一晃,把他们羡慕得口水直流。

同学们欣赏我,我决定让姥姥看看这心爱的宝贝。那天姥姥正在扫地,我拿出钢笔让她看,她说这分明是个玩具嘛。为了证明这确实是一支钢笔,我拧下笔帽,捡了一片树叶在上面画了两笔,姥姥这才相信,这的确是一支钢笔。

她把笔拿在手里端详,我拾了一片树叶,放在姥姥手里:“姥姥,你也写个字试试。”

姥姥笑了,说:“我哪会写字,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我很自豪地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教你。”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了姥姥的名字:陈继荣。我把这三个字歪歪扭扭地写在树叶上让姥姥看,姥姥仔细辨认着,对我夸奖有加,认为她那3毛钱没白花。

收起钢笔,我格外卖力地帮姥姥干活儿。我推着平板车,载着两大包树叶,往柴房里存放,因为树叶太多,我钻到柴房里用木叉把树叶摊开。一阵阵抖动后,出来习惯性地去裤兜一摸,钢笔没了!

我大惊失色,疯一样跳回去,直扒了个翻天覆地,最后一无所获。灰头土脸地钻出来,我几乎要哭了!姥姥很疼爱地安慰我,说东西丢自己家不算丢,早晚能找到,要是真找不到,就再给我买一支新的。我偷偷看了妈妈一眼,妈妈却狠狠地瞪着我,并且对姥姥说:“不要给他买,他就是贪玩,根本不是为了学习。”妈妈的话让我倍感失落,接下来的日子,我做什么都无精打采,总是惦记着那支钢笔。

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后院姥姥家,问姥姥找到钢笔没有。然后钻到柴房里,持一根木棍扒来扒去。十天过后,我彻底死心,唯一的希望是柴房里的树叶快点用完。不过从我记事起,好像那里面的树叶从没用完过。两天后,我在姥姥家吃饭,竟然突发奇想,大逆不道地问姥爷,那间柴房什么时候拆除。这可犯了姥爷的大忌,他放下饭碗差点把我扔出去。一看阵势不好,我抱头鼠窜。为此,我好久不敢去后院姥姥家。

不过好消息还是来了,那天放学我懒洋洋地踱着步子,远远地看到姥姥站在大门口冲我张望。我预感有事情要发生,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姥姥跟前。没等我说话,姥姥举着小熊猫钢笔,笑呵呵地说:“看,我找到啥了!”我惊喜不已,抢过钢笔紧紧捂在怀里眉开眼笑,失而复得的宝贝儿呀,你可想死我了!不过等我拧开笔帽,什么都明白了:钢笔是崭新的,没有一滴墨水。

多少年后春节回老家,我站在姥姥的坟前,曾经写在树叶上姥姥的名字如今深深地刻在墓碑上。我仿佛又看到了姥姥,看到她笑眯眯地冲我晃动着手里的钢笔,在泪水的光影里,清晰地心碎。此刻我才明白那个梦,我想寻找的已永远地逝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哪怕是在梦里。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胡杨印象。

李学仁 摄